

致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公开信

Wendelin Werner/文 陈昕昕/译 文志英/校阅



背景资料：温德林·维尔纳（Wendelin Werner）为世界著名概率论专家，1991年毕业于法国高等师范学校，1993年于巴黎六大获博士学位，他在自回避随机游动，Schramm-Loewner 演化和相关的概率论理论，以及数学物理等领域有突出贡献，于2006年获菲尔兹奖，此前还获得过Loève奖，费马（Fermat）奖和Davidson奖等国际著名奖项。现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巴黎十一大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下面的公开信源于萨科齐2009年1月22日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的一次讲话。在那次讲话中，萨科齐指责法国教育科研落后，要在高校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大幅裁减教育科研经费，削减新的职位以至撤销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等，他的这个讲话激怒了法国教师、科研人员和学生，引发了强烈的反对。维尔纳在这封信中表示了他的态度，有很大代表性。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将菲尔兹奖不单视为荣誉，而是代表他的社会责任，用来坚持真理和正义，捍卫教育、科研与学习的权利。同时他对数学基础的认识以及对法国教育科研发展的真知灼见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此信发表在法国《世界报》上，该报刊蜚声国际新闻界，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文志英提供）

总统阁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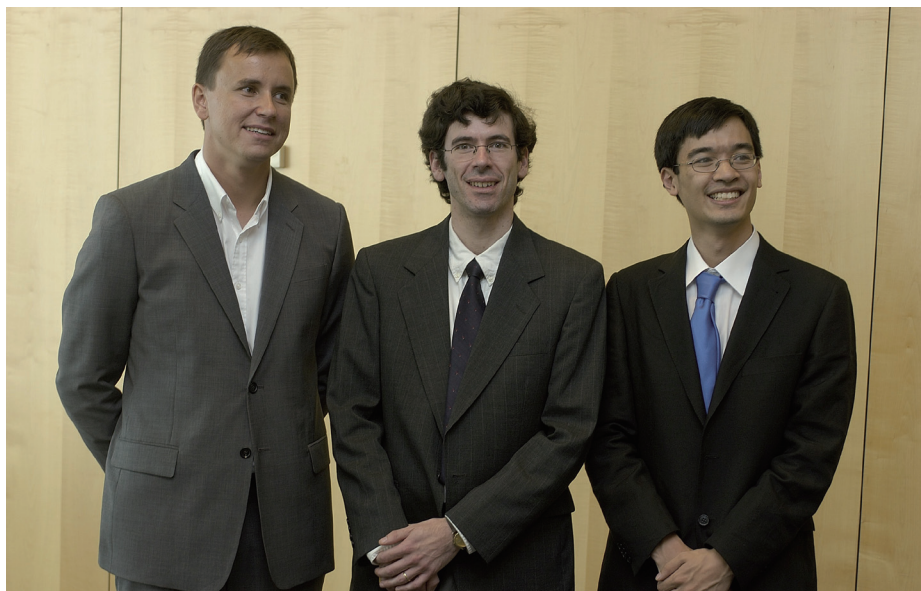
我从未料想，有朝一日我会处于今时之境地，提笔写一封公开信予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因我心意之所向、志趣之所在，且愿为之奉献终身的，唯有研究数学结构，兼以此探讨于志同道合者（无论他们身在法国还是国外），并传道授业于生徒。我有幸于有生之年功成名就，获取殊荣¹。此荣耀赋予我之于学术界特定之责任，允我在媒体与政界之前不至于人微言轻。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于著作《学者与政治家》²（巴拉克·奥巴马也曾于就职演说时隐晦的引用）中所示，我们应该共同承担社会责任。正是以此之名，我今日写信与你。

你或许并没有觉察到，在我们科学界，对于你的态度几乎是一致性的心怀疑忌。在你我仅有的短暂面谈中，你对我坦言，相互交流、彼此沟通是何其重要，因唯有如此，才能协调分歧、重聚人心。故此，请再一次容许我向你阐明心迹，改以公开信的方式。

一年前，你前往Orsay³庆祝Albert Fert获得诺贝尔奖⁴。当时你所做的演讲中有一段话愈加坚定了我畅言的信念：“这任务如此之复杂，故而我希望围聚团结更多的法国学者与学术团体，以计议如何重新构建我们的科研机构并以至高效的方式引领其前进。我将会定期咨询学者大师们，以期倾听他们的意见。”既然如此，我便直言不讳地向你陈述我的意见。

2009年1月22日，你所做的演讲，在短短数十分钟之间，就将学术界和政坛间尚存的脆弱共识化作乌有。诚然，在那之前，针对贵政府采取的施政方略和表达的意识形态，学术界之主流已然表现出敌对的态度。然而，我于此信中，只想论述你的那次演讲以及其造成的种种后果。

我那些听过你那次演讲的同僚们，无论他们是现场聆听还是借由网络，无论他们的政治倾向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他们身处法国还是海外，无不为之骇然（请见《自然》



2006年菲尔兹奖获得者安德烈·奥昆科夫(左),温德林·维尔纳(中)和陶哲轩(右)。另外一个获奖者俄国数学家佩雷尔曼拒绝接受菲尔兹奖

杂志上的反应)。有许多当日身在爱丽舍宫的人告知我,他们如何踌躇着不敢公然走出演讲厅。而诸多愤慨的反应自此刻滋生不息。

遥想彼时,你置身爱丽舍宫那庄重肃穆的场景下,面对着包含了众多科技工作者的公众作此讲演。而我,则愿以一种家常的语调和简约的句式向你陈情,尽管这类文法如此随兴,已然在别处招致重重评议。当人们问及我,高中阶段的数学教育对于一个完全不需要藉此为业的人而言究竟有何意义。我曾答曰,科学可造就高素质的公民:其思维法可以教人辨别公正严明的逻辑推理与似是而非的错误论断。

审慎与质疑,及至科学真理的确立方式,俱可适用于更为广阔深阔的领域。而你的演讲词充满了显见的谎言、滥用的推广、极端的简化、可疑的诡辩,这一切令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困惑不安。你论及评估的重要性,然而你用以导出结论的方式,正是所有严谨的科技工作者和评估人员一致摒弃的、仓促的、充斥着偏见的推理。

请相信,我们如此之多的人,都对此感到不可置信。身为一个精明强干的政客的你,以及你那些通晓大学事务的顾问们,本应该预见到此演讲将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我完全无法理解,究竟是怎样的动机促使你展现出这样粗暴的言论和轻蔑的态度(引用自委员会主席 Danièle Hervieu-Léger,她当日应邀出席),以致立刻就群情鼎沸,根本无法进行客观公正的交流沟通。这十五天来,许多出色的学生和同事,因心生反感,纷纷向我表述了他们渴望出国的意愿。我自己也承认,在网络上聆听你的发言的某个瞬间,我亦萌生去意。

对于科学事业的价值,你所表现出来的微不足道的敬意,并不仅仅局限于你将它歪曲成追名逐利,而是你斩断了多少聪颖的青年学生投身于科学的信念。一年多以来,科研部长和诸位顾问一再向我们保证,你何其由衷地希望支持和帮助法国科研。然而,你最终却予它以羞辱,并不惜触及它的原动力:科学伦理。

正如你自己所述,对于法兰西这样一个国家而言,科学研究应该受到充分的优待。但就现实的种种行迹而言,贵内阁再也不能从科学界获取任何信赖。

我有很多个性宽容且对政治态度温和的同事,他们如今也表示,不敢轻易参加研讨会或是委员会,唯恐被视为工具。科研部和总理办公室想必已然意识到,你将他们引入了进退维谷的僵局。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试着思索,该用怎样可行的方法挽救那些可挽回的事态以便脱离如今的困境。

当务之急,便是请你远离那些帮你撰写此演讲稿的顾问们,并且疏远那些不曾向你警示此类言论之恶果的近臣。1月22日你大放厥词,在我们之间凝结出巨大的隔阂;而他们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我看来,他们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而正是你在自己的信条里提出,任何错误都应该被评估并且给予相应的惩处。唯有如此,才能让我们科学界重拾些微期望,并且在平和的氛围里,以更加坦诚的方式致力于改善我们的体系,而非纠结于意识形态的争端。

对我而言,则必须重新构建真诚对话的平台。高校与科研体制诚然亟待治理,然而,正如你一年前所提及的那样,这是极其复杂的任务。其改革需遵客观之理,循智慧之道。而此时此刻,你需要重校准星、有的放矢。

译者注:

1. 指2006年所获菲尔兹奖。
2. 两著作《学者的职业和使命》与《政治家的职业和使命》的简写。
3. 巴黎十一大所在地。
4. 指2007年所获物理诺贝尔奖。